

蜘蛛



文／孫以蒼
圖／林慧蘭

智珠是名懶漢，整日遊手好閒，不事生產。不過他太太倒非常勤，存心智慧，每天辛勤地紡紗抽絲，賺點錢維持家計。春天，播種的時期到了，村中的鄰舍們紛紛下田播種花生，人人忙得夜以繼日，只有智珠仍無動於衷，四處遊蕩。他太太勸告他道：「智珠呀！人家都在播種花生，你也該下田了，要是你一個忙不過來，我可以幫你種。再延誤下去，秋收就沒指望啦！」

智珠不以爲然的說：「下田的事不用你婦道人家操心。好吧！明天你去買十斤炒好的香酥花生，我去播種。」

「炒過的花生怎會發芽生根，你糊塗啦！」太太說。

「女人家懂什麼？炒過的花生種下去結的果實有香味，將來一斤可賣兩斤的價錢，你照我的吩咐去買就是了。」智珠騙他太太。

他太太依他的囑咐，第二天給他買了一袋香酥花生，智珠扛起花生，得意的找了一棵大樹，往樹蔭下躺一躺，邊吃花生邊和別人聊天，到了晚上回家，扯個謊說花生已種好了。

光陰荏苒，很快到了秋收的季節，別處的農夫都一車一車的把成熟的花生收了往家拖，智

珠呢，只有望着的份。

智珠太太忍不住又問道：「別人家的花生全收獲完了，你種的花生怎麼還不去收呢？是不是需要我下田幫忙？」

智珠不耐煩的說：「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？田裏的事用不着女人家過問，該收的時候我自會去收。」話雖如此，心裏卻十分焦急不安，因爲謊言總會揭穿的。花生根本就沒種，哪來的收成？

他沿街溜躑，發現村中所有的人家，倉庫內花生都堆得滿滿的，心想何不去偷呢？入夜，他蹑手蹑腳的溜出家門，摸進一家穀倉，扛了袋花生就跑，他不敢直接回家，怕妻子起疑，於是先把偷來的花生放在河邊蘆葦棵裏，等到第二天再大模大樣的往家扛。

妻子見了問道：「怎樣別人家都收幾牛車，你纔收一袋呢？收成太差了！」

「別急，太太。」智珠道：「我本不想問人家借車，所以才一袋一袋慢慢往家扛，誰說收成差呢？」

他食骨知髓，天天晚上去偷。日子一久，幾乎全村都被他偷遍了。村民們議論紛紛的說；村子裏出了小小偷，遂共同往

村長家去，要求村長緝盜。

村長說：「不會吧，我們村中民風淳樸，治安一向良好，怎會有小偷呢？會不會是外來的人順手牽羊？」

「不，村長。」村民簡明柱說：「大夥從沒見過陌生人到我們村裏來，而且失竊都在夜晚，我看村中無賴偷盜的可能性比較大。」

「這樣吧。」村長說：「大家都小心點，共同注意，聯合緝捕，抓到送了，送我到這裏把他吊起來狠揍一頓。」同時又吩咐自己的兒子阿隆，夜晚要留神防範。

阿隆道：「爸爸你放心，小偷膽子再大也不敢來偷咱們家。除非他不想在村裏待下去了。」

眾人等在村長家聊了會，就各自回家。智珠也擠在人群中，好幾人似的湊熱鬧。他意外的發現村長家的花生收得比村中任何一家都多。不僅倉庫全堆滿了，連長廊上也一包包的堆成座小山。心想，阿隆既如此自信，今夜不妨到他家下手。

當晚，天空下着濛濛細雨，三更天時分，智珠悄悄爬過村長家院牆，跳入天井，定神一看，糟糕，原來天井中站了個人，正在雨中發楞。有人看守自不便貿然去偷。且等著

瞧，反正看守的人不會在雨中站得太久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那人仍一動不動的楞在那淋雨。智珠仔細一觀，不禁啞然失笑，村長家竟唱空城計，豈個稻草人在院子裏看花生。於是，跨步向前，準備將稻草人推倒，免得擋路礙事。智珠一掌推了過去，稻草人沒倒，



全村的人擁過來了，智珠又羞又怕，只得把頭向稻草人肚子上塞。

自己的手卻收不回來了。完了，稻草人身上竟塗滿一層黏度極強的樹膠。智珠真急了，再用另一隻手去推，結果又被黏住了，用身體去抗，更糟，整個身子全和稻草人黏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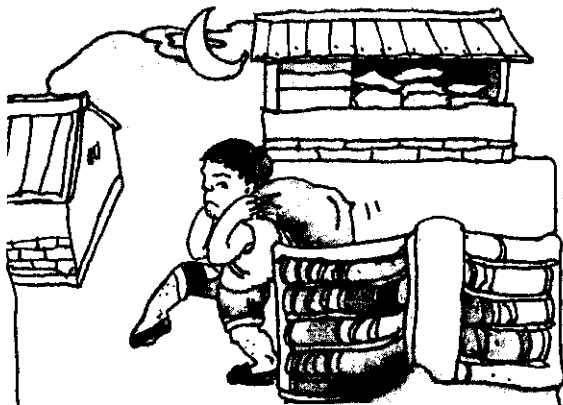
「快來看，小偷在這兒。」屋中有女人喊叫是阿隆。

步履嘈雜，全村的幾人幾乎全擁過來了。智珠又羞又怕，跑又跑不掉，只得把頭向稻草人肚子上塞。

院子裏亮起燈籠火把。「哪是小偷，分明是隻大蜘蛛嘛？」有人說。

可不是，智珠的四肢掙扎滑動，頭向裏伸，臀部高翹，他的手腳和稻草人的手腳交叉，看起來真像個蜘蛛。

阿隆用繩子把他吊在屋簷下，不久智珠真的變成蜘蛛了。從此以後，蜘蛛因羞於見人，總是躲着陰暗的牆角，默默地編織着蛛網。



八夜，智珠摸進一家穀倉，扛了一袋花生就跑。